



834
25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標點評註



廣益書局刊行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卷三

六朝

★陳情表

李密

臣密

李密子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棄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以孝聞

侍

臣以險艱夙遭

閔凶

險艱艱難福異也夙早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不得守節

祖母劉愍臣

孤弱躬親撫養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

一歲所謂臣無祖

既無叔伯終

鮮上兄弟門衰祚薄

祚淺薄也功大効小也晚有兒息之甚晚外無甚功強

弟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

蔣周半廢也功大効小也童僕也

也唯形與影自相吊問也

立形影相弔

常在牀蓐

蓐無以就餘年也

遠奉聖朝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

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無人主供養之事

辭不赴命

一歲陳情在前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

兩次陳情在前

詔書切峻責臣逋慢

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

切峻急切而嚴峻也逋慢也侵候也連用臣棄臣并臣除臣責臣催臣文法錯落

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

顛私情則告訴不許

不敘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不立獨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寫出進退兩

難之狀以示不得。不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矜憐再具表陳情之意。臣少事僞朝，僞朝謂蜀漢也。歷職郎署，官至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言我本謀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密以羈

臣而堅辭。臣命恐詒，以名節自矜故作此語。所希冀。

極相不進貌希冀謂希望立名節也。此段言己非不欲就職，振起下意。但以劉日薄。

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

二人，更迭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更迭也。言二人迭相依以爲命，區區猶僅僅也。

廢遠謂謂榮達言。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養育

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數

歲養而遠離而母。此我寫盡慈孝使人讀之欲涕。

臣密今

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誠聽。

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榮達。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願曰吾死後與秦

將杜回戰，願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願為之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嫁之後與秦

評語：歷敘情事，俱從天異寫出，無一字虛言駕鈞。昔武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至性之言，自爾悲愴動人。

白話：臣密道：臣因爲命運險惡，早逢着憂患兒喪的事情。生下來才六個月，慈愛的父親見棄，年纔四歲，舅母守節的志向，祖母劉氏哀憐臣的孤苦細弱，親自撫抱養育。臣少時多疾病，九歲不能走路，孤單困苦，沒有依賴。直到長大，上面既沒有叔伯，下面又少兄弟，門庭衰微，福祚淺薄。晚年纔有子孫，外面沒有期服功服，勉強

親近的親戚，裏邊沒有應門五尺的童子，單身獨立，只有形體和影子，互相安慰。並且祖母劉氏，早時感受了疾病，常常躺在床上。臣侍奉湯藥，沒有拋棄，遠過到了聖朝，受清明的化育。前太守臣達，察臣的孝道廉潔，後來刺史臣榮薦舉臣做秀才。臣因為供養的事，沒有主管辭謝，不敢赴命。詔書特地下來，拜臣郎中的官。後來又蒙了國恩，升臣做洗馬的官。立刻把徵賤的人，做東宮的侍講。受了這種恩典，就是把臣身首異處，也不能報答呢。臣都用了奏章上達辭不就職。詔書下來，急切嚴厲責臣的逋逃怠慢。郡縣逼迫，催臣上路。州司的官到門，駕比星火，還急。臣想奉了詔書，奔馳到京，却因為劉氏的病，天天加劇，想苟且順了私情，那告訴又一定不蒙允許。臣的進退，實在兩難。伏想聖朝拿孝道治理天下，凡屬故舊遺老，還都蒙矜惜，養育。況臣的孤苦，格外利害；並且臣少時曾奉事僥幸，朝官職到尚書郎，本來只想做官發達，不知道愛惜名節。現在臣是亡國的賤虜，極微賤，極鄙陋，過分蒙聖上的提拔，怎敢遲疑不決？有希望立名節的心思呢？但是因為祖母劉氏年已衰老，和日落西山時一般，一息奄奄，生命的危險，朝不保夕。臣沒有祖母，不能到今朝。祖母沒有臣，不能終他餘下來的天年。母孫兩人，彼此依靠了活命，所以頃刻之間，不能遠離。拋棄臣密，今年四十四歲，祖母劉氏今年九十六歲，是臣盡節在陛下的日子。長報祖母劉氏的日子短啊！烏鳥反哺的私情，願求得侍養到底。臣的辛苦，不獨是蜀人士，和兩州官長的所看見，明明知道，就是天神地祇，實在是共同鑒察的。願陛下哀憐愚笨的誠心，聽臣的微志。庶幾劉氏饒倅到底，享盡餘下來的天年。那麼臣生在世上，當拼命圖報，死在地下，當卽恩結草臣說不盡大馬怖懼之情。恭恭敬敬拜這奏章，拿來上達天聽。

★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永和音晉穆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時當暮春王羲之與謝安之元之歲之等以上巳日會于蘭亭會稽今紹興府山陰縣名。總敘一筆

修禊係事也

禊祓除不祥也三月上巳日臨水洗濯除去宿垢謂之禊。此句點出所以會之故

羣賢畢至，

王羲之

少長咸集。敍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流平映帶左右。

多長也。湍波流潔，潤之貌。敍地

引以爲流觴曲水。因曲水以泛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折一句入賦詩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敍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敍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魚信可樂也。敍樂。敍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离中所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承上俯仰二字推開一步說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一種人是倦于涉鼠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又一種人是曠達不拘者或因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卻又一樣與盡。此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色仰之頃爲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申足上文卽逼入死生正意何等題快及其所之既倦，也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只就一時一事論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色仰之頃爲時甚近而向之所樂者已成往事，猶尚感慨係之。申足上文卽逼入死生正意何等題快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人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莊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至此方入作序正旨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古人皆與感于死生之際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我未嘗不臨此能與感之文而爲之嗟悼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新生乎此一死生之說也。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此齊彭殤之說也。言人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固知是兩說爲虛誕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言曾見我已否無蹟影猶如今日之古人杳無聲影也。能不悲乎。一齊收捲眼疾手快故列敍時人錄，敍在會之人其所述。謠所賦之詩。二句參前葉賢少長賦詩等事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古今同興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後人亦重死生覽我之文亦當同我之感覽

於斯文。

字應前每覽之覽字應前古文之文字

「評語」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爲當時士大夫務清淡，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偏仰若有餘痛。但逸少乘達人，故雖著涼燃嘆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白話】永和九年，歲在癸卯，暮春的開初，許多人會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祓除不祥的事情呵。羣賢都到老少齊集。這裏有高山大嶺，茂盛的樹木，修長的竹頭，還有清水急流，映照環繞在亭的左右。因此設酒曲水，大家依次坐在那邊。雖是沒有琴瑟簫笛的熱鬧，但是喝一回酒，吟一回詩，也足以暢敍幽雅的情意。這一天天光爽朗，空氣清鮮，微風吹來，很是和暖。仰起頭來，可以看見天地的大小；俯下頭來，可以審察萬物的興盛。所以，放開眼界，舒暢心胸，可以極視聽的趣味，實在真是快活呢！想那人生在世，過了一生，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室的中間，談論談論；有的因為有寄託在一件事情，故意放浪在形體的外面。雖有積極消極的兩樣，安靜浮躁的不同，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一些也不知道老的將到。到了所做的事情已經疲倦，情意跟了身體變化，那感慨便要生出來了。以前的所謂快活，俯仰一霎的中間，已經變了陳迹，還不能夠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長壽短，隨天地的變化，總是同歸於盡。古人道：「死生的事情，實在不小！」怎不悲痛呢？常常看古人興感的原因，像都合在一路。未嘗不對了古文，歎息悲悼；自己也不能說得出這是什麼緣故。我只知道死生看做一樣的，是虛無荒誕的話。壽夭一律看待的，是不真不實的論。後來的看現在，也如現在的看以前，想起來真是悲傷啊！所以列敍當時在會的人，記錄各人所做的詩，雖是將來的時代，不同事情兩樣，然而所以發動感慨的原因，總是一樣的。後世看這篇文章的人，也許有感在這上邊呢。

★歸去來辭

陶淵明

淵明篤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對曰：「我不爲五斗米折腰向舞。」

甲：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作此辭以明志，因而命篇曰歸去來。言去彭澤而來至家也。

田

歸來去兮，
國將蕪無胡不歸？

淵明篤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令白事。當束帶見之。淵明對曰：「我不爲五斗米折腰向舞。」

也。自斷之詞。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事固不可諱。前此求祿之時，所偶悵而獨爲。

忠乎。自責之詞。

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心在求祿，則不能自主。反爲形體所役。此我自爲之。

今乃辭官而歸猶可追改如人行迷路猶尚未遠可早回方知今日辭官之是而昨日求疎之非也。自悔之詞。一起已寫盡歸去來之旨下乃後歸至家逐段細寫之。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行舟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衡宇_{衡字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欣載奔_{則也。欣奔喜至家而速奔也。}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也。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

入室，有酒盈樽。將詠幽居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住已就荒葉也。

一段有松有菊有幼有室有酒有樽所需裕如

光之未明無由見路也。

一段無彼

乃瞻衡宇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柯樹枝也。

一

段室中樂事。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闕；策扶老以流

憩

時矯首而遐觀。

甲闕之中日日遊涉也。

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

既

鳥倦飛而知還；

景

物

相不進也。

一段與世永絕

也。

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

巾車有幕之車窮窪長深貌淒清也謂行船以尋

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

美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昔欣春色貌涓涓泉流續行保謂

己矣乎！寓形

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

煙

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鴻言用詩鴻言出游句。

一段與世永絕

也。

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

既

鳥倦飛而知還；

景

物

相不進也。

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

巾車有幕之車窮窪長深貌淒清也謂行船以尋

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

美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昔欣春色貌涓涓泉流續行保謂

己矣乎！寓形

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

煙

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鴻言用詩鴻言出游句。

一段與世永絕

也。

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

既

鳥倦飛而知還；

景

物

相不進也。

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

巾車有幕之車窮窪長深貌淒清也謂行船以尋

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

美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昔欣春色貌涓涓泉流續行保謂

己矣乎！寓形

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

煙

求

交游指當路貴人鴻言用詩鴻言出游句。

一段與世永絕

也。

一段園中之樂

雲無心以出岫，

既

鳥倦飛而知還；

景

物

相不進也。

一段插入田事

或命巾車，或棹

巾車有幕之車窮窪長深貌淒清也謂行船以尋

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一段遊行所歷

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

美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昔欣春色貌涓涓泉流續行保謂

己矣乎！寓形

杜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東皋營田之所

也。

命夫復何疑。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

之旨

來一篇

也。

【評語】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匹。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足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

【白話】辭去官職，回到家裏罷了自己的田園，將要荒蕪，為什麼還不回來？心在求祿，不能自主，反被形體所役使，這是我自己弄到這樣的，為什麼要懊惱獨自悲傷呢？明白以前的不對，知道後來的可追，幸而像迷路一般，還沒有深入，覺察現在棄官的不錯，以前求祿的不是。出發的時候，小舟搖搖，輕輕蕩漾，微風飄飄，吹上衣裳，問行人前面的道路，恨晨光的昏昧，不亮。隔了一刻，望見家門，一面歡喜，一面奔馳，到了家裏，僮僕歡迎，小兒候門，但見園中的三條小路，已都荒蕪，却喜松樹菊花，依然無恙。攜了小兒，走到屋裏，檻上的酒滿在杯裏，拿了酒壺，杯子，自己淺斟低酌，盼望庭中的樹枝，怡顏悅色，靠了南窗，拿來寄託曠放的心意，知道僅容膝蓋的地方，却是容易安逸呢。天天在園中游散，自成樂趣，門戶雖設，却是常常關閉，拿了杖策，挾了老人，去流連魚息時，或舉首仰望，做深遠的觀察，自然的雲氣，無心出岫，疲倦的禽鳥，知道回巢，暮色蒼蒼，影將不見，撫了孤松，徘徊不進，辭官回來，從此就斷絕交游了。世上和我已是彼此相棄，還要求的什麼呢？喜歡親戚的情話，快活琴書的消憂，種田的人告訴我，春天已到，將要在西面的田裏耕種了，或是駕了有幕的車輛，或是泛了一葉的扁舟，既是泛舟去尋澗水，也是駕車去涉丘壑，樹木春色，欣欣向榮，泉水流行，涓涓不絕，慕羨萬物的得時，感慨吾生的行止，唉！看穿些兒，罷官託身體在世上，能夠再有幾時，何不委棄世俗的心意，任他去留，為什麼要急急惶惶，像有什麼求不着的神氣呢？富貴本非吾願，仙鄉更不可得，碰着了良辰佳節，獨自去遊，或是拿了杖藜，除草壅苗，登彼東皋，拿來舒暢吟嘯，靠了清流吟詩作賦，姑且乘陰陽的變化，拿來同歸於盡，樂天知命，還有什麼疑惑呢？

桃花源記

陶淵明

晉太原中，帝年號武陵人，捕魚爲業。

武陵屬湖廣常德府旁有桃源縣

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

行，林。

妙在以無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品平

漁人甚異之，復前

讀給雜亂貌。寫出異境。

漁人甚異之，復前

生古今

而住。

欲窮其林。

漁人亦不凡。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

亦是無便反矣。

山有小口，

意中得

有光。

善于點景

便捨船從

教山中人物

鬚，

調小兒垂髮者也。

並怡然自樂。

妙在村人今無驚怪。

悉如外人。

到山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隔離。

到山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此人

真

是日

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

教兩邊問答簡括也。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

去。

詳世人多情如此。

此中人語去云：

到山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不足為外人道也！

一可憐一句

遂得出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

守太守

之。漁人亦大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詣太守，說如此也。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守太守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守太守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教問津而然

而然

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白話】晉朝孝武帝太元年間，有一個武陵人，是把捉魚做行業的。一天，搖了一隻小船，沿著溪岸搖去，忘却了路的遠近，忽然逢着了桃花林。兩岸相對數百步的地方中間，沒有雜樹，芳香的草，清鮮美麗，落下來的花片，紛

紛亂，捉魚的人很是奇怪他。再向前行，想看完這桃花林，桃林窮盡，水源發見，便得了一座山；山上有個小洞，彷彿像有光亮。就此乘了小船，從洞口進去，起初極狹，只可容一個人。再走幾十步，忽然開豁，明亮土地平坦，曠闊房舍也很像個樣子；有良田美池桑竹的一類東西，阡陌田路彼此交通，雞犬聲音彼此相聞。他們裏邊的往來種作男女衣著，一起像外邊的人一樣。老人小兒，都有快活舒服的樣子。見了漁人，竟就大驚，問他從什麼地方來的。漁人源源源本本的回答他。便就邀他回家，備酒殺雞給他吃。村中聽說有這個人，都來問訊。他們自己說：「是前代避秦時的亂，領妻子和地方上的人，來到這個絕境，不再出去。」就此和外面的人隔斷信息。問漁夫現在是什麼時代，並且不知有什麼漢朝，那魏晉更無論了。漁夫就一一的替他們說明。他們聽見了，都是哀惋歎息。旁的人各再請他到他們的家裏，都拿出酒肉來款待。停了幾天，漁人辭別歸去。裏邊的人，關照他道：「這種話不能替外人講及呢！」既經出來，尋得他船，就照了以前的路，處處做一個標記。到了府裏，去見太守，說這般這般。太守就差人跟了他去，尋以前的標記，就迷迷糊糊，不能夠再得他的原路了。南陽地方的劉子驥是高尚的士子，啊！聽見了這件事，欣欣然親自尋去，沒有尋着，隔了幾時，生病死了。以後就此沒有再來問渡的人了。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以此傳亦不詳其姓字。名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取號大奇少言，不慕榮利。一似無所嗜好者卻又嗜書嗜酒。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爲善子讀書者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蓋別有津趣者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是爲深得醉趣者既醉而退，曾不妄古音妄，來面目情去留。適得本世外贊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超然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

爲若人之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葛天氏之民歟？

想見太古風味

〔評語〕灑頭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不復仕。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蕭何淡逸，一片神行之文。

「白話」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詳他的姓名表字，屋邊有五棵柳樹，因此就把他做了名號。先生

的爲人，安閑靜穆，少講說話，不羨慕榮華利祿，喜歡讀書，不求細細兒的解釋，每有領會的地方，便欣欣然忘却了吃飯，性喜喝酒，家裏貧窮，不能常常得看，親戚故舊，知道他這樣，有時備了酒席招他，他到了便喝個淨盡，要到爛醉爲度的，既醉退下，却毫不嫌着去留的兩方面，家裏四壁蕭然，不能夠遮蔽風日，穿了補結的短毛衣服，盛飯的器具，常常空着，先生却是小以爲意的，常做文章拿來自己陶情適性，很能夠表示自己的志向，得失的事，不在心裏拿來這樣的過了一世。傅贊道：「黔婁先生有句話道：『不戚戚憂在貧賤，不汲汲忙在富貴。』這兩句話，就是這等人的一類罷，銜了酒杯吟詩作賦，拿來快活他的志向，無懷氏的百姓呢？還是葛天氏的百姓呢？」

★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鍾山即北山也，其南有草堂寺，英靈皆言其神也，驛傳勒移文于山庭也。起便

鼎出北山移文四字，大意蓋子雲碑書云孔稚圭字德童，會稽人也。鍾山在北鄙，其先周彥倫隱子

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志超塵俗。

度白雪以方潔，千青雲而直上。

度比也，千續也。行極清高。

吾方知之矣。

此等聽者，吾正知。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皎皎

孔稚圭

此等聽者，吾正知。

萬乘如草芥脫屣也

聞鳳吹於洛浦

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

值新歌於延瀨

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

此終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遺章而去

固亦有焉

此等隱者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

悲慟朱公之哭

黑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士無一定之志不能免二人之悲哭

參差不一也反覆不定也蓋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索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

到局願

而心猶染于俗也願茹也

作暫也迺游也暫游跡山林

而心猶染于俗也願茹也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

而心猶染于俗也願茹也

何其謬哉

謬謬也此等隱者向其教誨世人一

易仲長統性傲慢

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然無此二人使山阿空處千載以來無人賞樂

原上越下感慨情深

至此哉已上泛論夫隱者有此三

之舊

既文既博亦元亦史

史謂文多質之遺也

周顥字彥倫汝

儻俗之士

庸俗中

闢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若審者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南郭謂南郭子橐也隱凡而坐仰天搖然似喪其偶言顥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道也

世有周子

周顥字彥倫汝

南人入題

賢閭也尊君聞顥獨

郭子橐也隱凡而坐仰天搖然似喪其偶言顥無本性但學習此二人之隱道也

後王曰寡人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不半者而吹三百之竽以次竽食祿齊王薨

東魯謂賢閭也尊君聞顥獨

得造人也使人以帶先焉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誘我松

以上總寫以下分作兩截寫其始至也

北山始至

欲排巢父

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將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篤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元元於道

務光夏時人湯

流也釋部佛經也數考也元元元之又元也道流謂老子也

風情張去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得天下已而讓

光光不受而逃涓子齊人也好解水隱于

及其中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談空空於釋部覈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形

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

也隱也好爵謂人爵也其不游故怨之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

也舉

署謂書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鑿謂舉臂也芟製荷衣障者之廢言製芟荷以爲衣互文也今皆焚裂之抗擧也走聘也。

繼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去冠聲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

甸漸右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使捨懷留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

越人去亦有如喪失而怨怒也。紐繫也緇貫也令章銅章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節也。

每紛綸於折獄。琴歌酒賦皆逃人之務今已斷絕無纏也。

縕繆說近也嘉課考第也紛絲繁多也。

每紛綸於折獄。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輔豪馳聲九州牧。漢張良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等爲令寵架謂包舉也二輔謂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希臘希臘賢豪雖也校長馳聲謂皆得聞其聲名也。以上寫翻檢志如此

佇言霞月徒攀決無人賞玩松陰零落白雲無與爲偶獨水澗也推是一使

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罇酒是人佩蘭故云房蘭縛繫也。縛繫世事也。於是南嶽獻嘲。

不平聲二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

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南嶽謂南山也朝謂也曉亦山也曉起也簇聚也疊上也請讓也言皆譏笑此山初谷此人也游子謂翫也弔問也言山爲翫所數

來問也。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擢月聘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

女蘿也蘿子松柏風月所以達松桂之美今既無人故遺擣之西山謂首陽山送讓隱逸之議也。皋澤也素謁謂以謂素相告也。聘宣布也謂宣示于人使盡知之也。

今又促裝

下邑浪槐異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

言海藍秋滿惟促行裝駕舟赴京以還官也魏闕

朝廷而又欲復跡再還北山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辭。芳杜辭：芳草獨歸跡也。赤水清也。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子塵游躅幌，幌：兒掩雲闕，歛輕霧，藏鳴湍。晚平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無見聞也。來轅：謂顙之事乘也。谷口：於是叢條暝。暝：黑暗也。言條拂暝怒而擊折顙之車輪。掃去其迹也。俗都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裁斷杜絕之。

芳杜辭：芳草獨歸跡也。赤水清也。○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屋篋再被涼風更以俗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濶我洗耳之池乎？

宜局岫

之令人賞心留盼，不能已也。

〔評語〕假山靈作檄，設想已奇。而篇中無語不新，有字必雋，層層嵌入，愈入愈精。真靈泉石靈矣，林壑增裁。讀

士逋客謂顙也。謝絕道迷也。以上言其不許，再至所以絕之也。

（俗

「白話」北山的英華草堂的神靈，馳驅雲霧在驛路的中間，勒刻移文在山庭的上面。想那氣節高尚，羞和俗伍的儀表，清高絕俗，超出塵世的意想，行爲廉潔，可和白雪比擬，志向高遠，可觸青雲直上。這一等的士子，吾正知道必不可得了。像那高出物欲的表面，白過雲霞的外頭，草芥千金，不值一看，輕視萬乘，好似草鞋。在洛浦的地方，聽得鳳鳴的笙聲，在涎瀨的地方，逢着樵夫的唱歌。這一等的士子，世上原是有哩。那裏知道有一等人，始終不一反覆，無常墨子見了他，定要悲傷淚下；朱公見了他，定要哀慟痛哭。暫且避跡山林，心仍染俗，或者起先貞正，後來污垢，爲甚麼這樣的荒唐呢？唉！尚子平不再生存，仲長統已經過去，山裏隱曲的這方，寂寥無人了。千年以來，有誰來賞玩呢？現在有個周彥倫的，是俗中俊秀的士子，既是能文，又是博學，也知莊老的道理，也是文多而質少，然而學顏闔的遁避，效南郭的隱居，偷住在草堂的裏面，穿隱者的服裝，騙我們的松桂，欺我們的雲霞丘壑，雖是假託隱逸，却是掛心在人前。他剛纔到的時候，要想排除巢父，摧折許由，傲視諸子百家，輕視王侯將相，風情光大，月霜氣橫梗秋光，有時數慕隱者的長住，有時怨恨王孫的不游。講空空的道理，在佛經上面，考元元的學說，在老子裏邊，雖是務光消子，怎能和他比擬呢？到了使者車馬入山，皇上的詔書到來，就此形體魂魄，馳騁渙散，志氣精

神變化流動；近來且眉飛色舞，捲衣撩袖，在筵席上邊，焚毀芰荷衣服，做出趨炎附勢的態度，入了流俗的形狀。因此風雲悽愴帶恨。泉石悲愴下淚，樹林岡巒花草樹木，都像有所喪失怨怒。至於他佩了縣令的銅章，掛了黑色的印組，誇了屬縣的雄長，做那百里的領袖，擴張美聲在海疆，喧傳令名在浙右。道書的護衣，長此拋棄，講席久已埋藏，天理那審判的事情來往的公文，彈琴唱歌酌酒吟詠，都沒有工夫了。常常親近在政第，每每忙碌在折獄，包舉張倣趙廣漢，魯恭卓茂的以前成績，希望倣效三輔的賢豪，蹤跡攀名，傳到九州的牧長，使山中的高霞明月，孤映獨照，青松白雲，零落荒原，沒有人和他作伴，罇戶破壞，不再歸來，石路蕪穢，空令盼望。至於還風飄飄的入幕，吐露裏裏的出柱，惠帳空了，使得夜鶴悲鳴，山人去了，使得晨猿鬱鬱。以前會聽得拋棄晉子，隱居海邊，現在却看見解脫佩闈，落落塵網，因此引起南嶺的諷嘲，北山的譏笑，萬壑衆峯，都相譏議，慨歎周顥欺我，致沒人前來問訊，所以樹林澗水，慚愧著不盡不歇，桂枝女蘿，拋棄了春風秋月，宣佈西山隱逸的議論，東澤相告的情素，現在又催促行裝，趕到海鹽，鼓起舟楫，直上京都，雖是念念不忘的在朝廷上邊，却還要託跡再遊北山，怎可使得芳杜薜荔，厚萼面蒙了恥辱，蒼翠的嶺丹朱的崖，再受污濁，更把濁塵點我蕙草的道路，污垢犯我洗耳的池水呢？應當關了山窗，閉了關鍵，散斂輕霧，藏匿鳴湍，截住他的車輦在谷口，拒絕他的馬匹在郊外。於是多數的樹枝重疊的葉子，都發怒動火，有的飛了枝葉去折斷車輪，有的低了枝葉去掃除痕跡，請迴俗士的車駕，謝絕遠迷的客人。

唐文

★ 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因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浚深也一、二、思國之安者，必

魏徵

積其德義。

伏一思字此句
是一篇主意

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

一思

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

便作跌宕
文極有致

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

神君大位也

不念居安思危，又伏一思字，戒奢以儉，斯猶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

反覆足上文

首承天景命，元首君也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上疏本意專爲此

豈取之易守之難乎？

頓在殷憂

始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終則縱情以傲物。

抵如此人情大

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

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

遺督也。正與德義相反

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

而懷德，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可畏之甚也。

誠能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

苟免謂苟免刑罰。畏威

則思知足以自牧；

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

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萬物不逆。

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

易曰：王用其德義者以此

易曰：王用

子不苟合，開闢一面之網也謾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

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則萬物不逆。

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

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

以上十思所謂積其德義者以此

總此十思，宏茲九得。

思盡于己力因乎人，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盡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懷仁者，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善於用思然後可以無思妙

之爲得也。魏公十思之論，剗切深厚，可與二代談詣並傳。

【白話】做臣的聽說要求木樹生長的，必先固他的根本；要求流水深遠的，必先深他的泉源；要想國家安逸

的，必先積他的德義。泉源不深，却要望流水的長遠；根本不固，却要求樹木的生長；德義不厚，却要想國家的安逸。臣雖是下愚，也知道他的不可；何況明哲的人呢？國君當了大器的重任，居了宇內的廣大，居在安逸的時候，不想危險，力戒奢侈，敬行節儉，這也何異於斬伐根本，要求樹木的茂盛，塞住源頭，要求流水的長遠啊！凡屬以前的國君，承接上帝，發揚天命，治理在開創的時候，實在很多；結果完善，實在很少；難道取他倒易，守他倒難麼？因爲在開創憂患的時候，必定竭盡忠心，接待下人；後來既經得志，便縱放情欲，拿來驕傲人家，竭盡忠心，便是吳越也可變成一體；驕傲人家，便是骨肉，也要變爲路人。雖用嚴刑來督察，威怒來壓制，終究存苟免的心思，不能使他懷著仁義；面上雖是做出恭敬的樣子，心裏却不悅服。要知道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就是百姓，猶如水啊，可以載舟，又可以覆舟，這上面極應當萬分謹慎呢。如果能夠見了可欲的東西，便想知足的心思，拿來警戒自己，將有作威作福的事情，便想知止的心思，拿來安逸；衆人想到位置，一高危險就來，便想謙和沖虛；拿來涵養自己，恐怕充滿溢出，便想效法江海，容納百川；快活打獵，便想網開一面；憂慮懈怠，便想始終謹慎；恐怕上下隔絕，便想虛心靜氣，容納人言；畏懼譖邪的人，便想正心修身，驅除惡類；加人恩賞，便想不要爲了喜歡去賜賞；加人刑罰，便想不要爲了動怒去濫罰；纏合上面的十想，實行起來，十有九得。用起人來，選擇能幹的去任命他；揀選良善的去聽從他；那麼聰明的人，可以盡他的計劃；勇武的人，可以竭他的力量；仁義的人，可以散播他的恩惠；信約的人，可以報效他的忠心；文武並用，就可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了。何必勞神費思，代百官的職務服役呢？

★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學音

駱賓王

僞臨朝武氏者，

武則天名曌，太宗時召入爲才人，高宗爲太子，入侍悅之。太宗崩，高宗卽位，武氏爲尼，引

後宮拜爲昭儀。尋廢王皇后立武氏爲皇后，政事皆決焉。高宗崩，中宗卽位，武氏爲尼，乞引

陵玉，爲唐性非和順，本性地實寒微。

出身微賤

昔充太宗下陳，下陳下列也曾以更

耕

當以更衣，之便得幸衣